

# 势均力敌的友情

□河北保定 马俊

同事小方电话联系一场聚会，遭到了其中一个人的婉拒。小方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当年我们宿舍八个人，她年龄最小，大家都照顾她。她还说过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八姐妹，现在呢，觉得自己混出点样子尾巴就翘上天了，两次聚会都没参加，这是要跟我们决裂的节奏啊，真是势利眼！”

小方当年上的是幼师职业学校，同宿舍八姐妹中包括小方在内的七个都做了小学教师。只有老八后来又继续深造，接连上了专科、本科、研究生，后来还出了国，如今在一家大公司担任重要职务。老八不参加聚会，忙是原因之一，我觉得主要原因是跟别人不在一个层次了。

人生在世，友情其实是一种不太牢靠的感情，很多人都抱怨有的朋友地位高了就甩掉原来的老朋友。有些友情，走着走着就散了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，不用抱怨。有些友情走散了也不必追，因为很多时候追也追不上。友情跟爱情有相似之处，夫妻之间要旗鼓相当，朋友之间要势均力敌。实力悬殊的友情，注定会走散。

## 散步龙池湖

□南京 董丹时

住在湖边，常常无意间向楼下瞥，就被龙池湖的粼粼波光吸引。一池碧水清澈，岸边花树兰芷繁茂，水上拱桥亭榭相间，四周环绕着红色步道。

湖的西北角有一弯小桥，四季安然，像一只眼波流转的明眸在张望着什么，桥上总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流连。有时，我也走到桥上，看水波脉脉，南岸巍峨庄严的政府大楼投影于水中，影子直直的，参差的灯光随着水波变幻晃动，让那一角的水域有了锦绣辉煌的意味。

岸上杨柳依依，随风摆动的枝条像在热情地招手，燕子成双成对，不时穿柳而过，轻巧的燕影在水面瞬间滑远，未及目光收回，突有鱼儿跃出水面，“噔”的一声，待循声望去，只剩一个大大的涟漪。

慢慢前行，耳边的鸟鸣是可细细赏的，三声急，两声缓，明亮欢

## 雨中看荷

□仪征 王生虎

细雨霏霏的早晨，我去安村看荷。牵挂的不是红花绿叶，而是一份无法割舍的少年情怀。

多年前的夏日傍晚，雨过天晴，清新的空气中飘散着玫瑰花的芬芳。我独自走出校园，沿着河堤向着天边的彩虹前进。一位女生迎面走来，擦肩而过的刹那，我情不自禁地看了她一眼。夕阳晚照，她姣好的脸庞布满一层细细、洁白的茸毛，与小河边荷叶上的雨水一样白璧无瑕、珠圆玉润。这一瞥刻在心头，再见荷叶上滚动的水珠时，那张充满青春气息的、甜甜的笑脸就会在我脑海里浮现。“雨中看荷”便成了一件无限美好的事。

来得正当其时，天安村的荷叶正茂、荷花正艳，微风细雨中，万亩荷田犹如一场盛大的露天舞会。水灵灵的荷花是主角，或红装或素裹，俏生生地站在碧绿的舞

比如小方，毕业20多年了，一直安于本职工作。她没有太过宏大的人生目标，做好本职工作，当个贤妻良母，就是她的毕生追求。而当年她们宿舍的老八，是个极有事业心的人，这20多年里她一步一个台阶，一直在上升状态，从未止步。老八与别人的差距已经非常明显了，她已经快要抵达事业的山顶，而当初的那些姐妹一直在山脚徘徊。我能想象出来，即使老八来参加聚会，她们的话题也完全不同，只能让彼此更加尴尬。

友情真的是需要势均力敌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与凤凰同飞的必是俊鸟，与虎狼同行的必是猛兽。当你的朋友已经闯入另一个更开阔世界的时候，你如何做到与她心灵同频？

人生的旅途中，朋友就是我们同行的旅人，有人上车，有人下车，每段旅程都有与你势均力敌的人同行。当然，所谓的势均力敌，并非一定是财富地位的差别，更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势均力敌。

我有个初中同学，学生时代我们俩拜了干姐妹，关系特别好。后来我初中毕业上了幼师师范学

快，似召唤，也似歌唱。触眼可见菖蒲，叶叶交叠着，这里一丛，那里一丛，翠鸟蹦跳到叶上，枝叶上下颤悠，惊得菖蒲丛中隐匿的野鸭“噗”的一声冲入水里，一只跟着一只。竟是鸭妈妈领着一群孩子，“嘎嘎”地叫着，水面被它们犁开了一个大大的扇形，那热闹亲昵的呼唤与应答，彼此的频频顾盼与靠拢，令我瞬间想到小时候，兄弟姐妹们在一个屋檐下，母亲在灶间忙碌的热闹情景。

及至南岸附近，水榭上、看台上，乐声欢闹，健身队、舞蹈队各自组团，或跳或舞，力量与激情，飘逸与曼妙，各展风采。不觉间到了龙池东边的龙眼，所谓“龙眼”，是与龙池一堤相隔的两个小水池，这两只龙眼里的荷花，叶舒蕊静，默默绽放，年年都开得最早，又年年谢得最迟，像要迎接谁，又

台中央，舞姿轻盈，如风飘逸；绿莹莹的荷叶是群演，摇着脑袋，晃着身子，像是满场忠实的粉丝，为自己的偶像载歌载舞；纷飞的细雨是鼓手，听从风的指挥，鼓点或密集或稀疏，沙沙沙，哒、哒、哒，奏响一支又一支优美的旋律。

沿栈道走进荷塘深处，近距离地欣赏这场阵容庞大的演出。连天接地的荷叶绰约多姿，舞动间，挥洒出一团团沁人心脾的凉意。远远近近，每一片荷叶上都汪着一团耀眼的白。亮白的雨水越积越多，随着荷叶的舞姿，水银似的分分合合地滚动着。荷叶吹弹可破的脸面，怎能承受水银的重压？她偏了偏脑袋，“叮咚”一声，大片的“水银”便泻进了荷塘的怀抱。

珠落玉盘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吓坏了一班“逃票”的朋友。青蛙坐在荷叶的摇椅上，摇摇晃晃好不

校，做了小学教师。而她上了高中，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还在北京结婚生子，有了自己的小家。我母亲曾经开玩笑说过：“人家现在是大城市的人了，谁还搭理你呢？”不过这些年我们俩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。我们俩都喜欢文学，都坚持写作。我们交流看过的书，写过的文章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我们也交流工作、家庭，感觉我们俩三观一致。偶尔一次，我了解到，她接触的那些人层次都很高，无论是学识还是眼界，都是我这种乡村小学教师没法比的。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她：“你周围都是精英人物，为何还没抛弃我这种平凡人？”她哈哈大笑起来，继而非常认真地说：“其实，你都没发现你的优秀。这些年你一直都在不断丰富自己，在很多方面比我有见解。我觉得我们俩都在不断成长，两个人总能保持势均力敌。这样的友情，才是最稳固的。”

我想，势均力敌的友情之所以能够长久，就是因为你很好，但是我也不差！

势均力敌的友情，就如同两棵并肩而立的树，各有风采又相互成全，组合在一起成为最美的风景。

像在等待谁。

驻足荷花旁，想去年的荷、前年的荷，同一池荷花，为什么那时我没在意它们的芬芳？细想一下，是疫情占据了日常，各种想见的人不得相见，各种想去的地方不能成行，郁闷与沮丧，哪里还在意荷香？好在疫情的封锁终于过去，这一池荷香啊，可以恣意了。

过了极具现代感的白色花瓣状茉莉馆，暮色已合拢，鸟声虫声渐止，只有微风吹拂，湖面变得深邃而神秘。

冥想中走上湖东高高的拱桥，站在桥上西望，一轮皎洁的明月升起，月光从对岸铺伸过来，白亮亮的一道划开深蓝色的水面，无数银光闪烁，犹如星河垂落一般，明月沉静，恬静悠然。

“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月摇情满江树”，踏着月色，伴着荷香，回了。

快活，骤一听声响，“呱”一声惊叫，摇椅瞬间化为跳台，绿箭般扎进水下；龙虾攀着荷叶的腰肢，勾勾搭搭，迟迟疑疑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舒适、隐蔽的位置，谁知响声突起，吓得屁股一紧双手大张，一个倒栽葱，直接遁入水底；黄鳝最憋屈，才下定决心，刚露出针眼般的鼻孔，大气还没喘出一口，响声传来，又触电般没入水中。

因为恋荷，我曾往返数百里地去里下河拜访她。里下河的荷田一望无垠，与水乡人的胸怀一样宽广。也因为爱荷，我在浙大玉泉校区学习期间，早晚都去西湖边探望她。可惜荷叶藏在湖水深处，远远地，总是看不真切。

雨中看荷，看的其实是少年懵懂的心思。无论荷生长何处，在少年心中都一样的清凉、一样的纯洁、一样的柔情。

## 种菜

□陕西旬阳 潘文进

农民出身的我，几时常跟随父母下田劳作，切切实实饱尝过干农活之艰辛，以至于在少年时期，立下志向，要发奋读书，将来要远离农村。参加工作后，算是脱离了泥土，但从心底，对农活一直有着强烈的排斥感。

不知不觉间，工作满了三十年，再过几年也该退休了，单位不再把重活、累活安排给我。我每天上好几节课就行了，再也不用陪学生晨练、陪餐了。遗憾的是，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每天总想干点什么，我尝试码码字，写点小文章，来打发空闲时间，无奈腹中空空，常陷入提笔无话可写之窘境。

清明节后的一个周五，下午放学回家，妻说：“邻居家有两分地菜园子，他们常年在外出务工，不着家，他们又不想让年迈的父母再继续种地了，问我们有兴趣种没？”说实在的，我挺害怕种地，也就没理这事儿。

妻再说点什么，戴了一双手套，一个人去了，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妻手里多了一捆新鲜的蔬菜，她高兴地对我说：“这是邻居家在菜地落下的蔬菜，你看这菜叶，翠绿翠绿的，吃这样的菜，多放心。明天你也去，体验体验农民生活，或许对你写东西有所帮助。”

看着那一抹诱人的绿色，我有些心动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妻到农资市场购了夏季的菜种，买了一些培育好的菜苗，我向邻居家借了锄头，带上自家的水桶水瓢，和妻一起就这样出发了。

邻居家菜园离我家并不远，几

## 夏弦

□江西上饶 刘开栋

时间指向七月，仲夏披着热浪款款走来。太阳直射的脚步刚刚迤迤到了北回归线，又匆匆向南归去。紧紧跟随着的东南季风，带着太平洋无穷无尽的水汽铺天盖地袭来，洒过几阵凉爽的雨后，蓦然收起了矜持。

唐代诗人张说有这样的诗句：小暑夏弦应，徽音商管初。春天是寂静的，草长莺飞，枝叶萌芽，花开花谢，就算莺歌燕舞也充满了雅致的情调。到了七月，是小暑拨动了夏天的琴弦，大自然中的各种虫儿雀儿放开歌喉齐声欢唱，共同奏响了每一个白天和黑夜，歌声渲染了每一个清晨和黄昏。

在清晨，是麻雀唤来了晨曦。这些小小的机灵的鸟儿，跳跃在树丛的枝叶间，在夜色的大幕掀开之际，就已经鼓起了满腔的朝气，叽叽喳喳，啾啾啾啾，你呼我应，你追我赶。朴素无华的清脆的叫声，一直到天色大白还不停歇，就等着初升的太阳收敛了温和的朝晖，释放出源源不断的热气，它们才意犹未尽地散去，躲到了树荫中。

接着，蝉儿苏醒了。经过一夜的安睡，此时它们睁着蒙眬的眼睛，先在枝头，用夜晚凝聚的露珠滋润干渴的喉咙，然后，放声高

分钟就到了，一块面积约有两分地的长方形菜地，被分隔成一个个小单元格。只因长时间没人打理，单元格里的蔬菜，全藏在杂草里躲猫猫。从杂草的野蛮长相上看，这块地土质肥沃，只不过营养全被杂草给吸收了。在这块地的不远处，还有一道水渠，流水潺潺，供给着下方一湾稻田，若从渠中取水浇菜，非常方便。

相比儿时种过的十几亩地，两分地面积显得太小了。再说，妻昨天下午已经把园中杂草全给清理了，今天的劳动量不是很大，我的种地自信心与激情，一下子全来了。

我先把菜园里的枯枝败叶和农作物秸秆聚拢起来，用打火机点燃，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后，那些枯枝败叶，全化为灰烬。我拎起锄头，开始翻地，被翻过的土地黑黝黝、湿漉漉，带着泥土的芳香。

每翻完一单元格，我再重新打垄、平地、挖窝，妻也没闲着，忙着播种、栽苗、浇水，忙了一上午，菜园里每个单元格都被我重新翻了一遍。妻在我挖好的窝里，分别种上了黄瓜、豆角、甜玉米，栽上了茄子、青椒、西红柿等菜苗，并都给浇足了水。虽说三十年没种过地，但真正干起农活来，我俩的熟练程度，不亚于老练的庄稼把式。

等活全部干完了，快中午十一点了，肚子也饿得咕咕叫。我和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我的手被磨出了几个水泡，妻也腰酸背痛，但看到眼前的半荒地，转眼间被我们开垦成生机盎然的菜地时，心里别提有多开心，疲劳感顿时烟消云散。

歌。歌声拖着高昂的音调，保持着顾长的气息，穿过树丛，荡过溪流，撞开窗子，涌进人们的耳朵。街道边绿树上的蝉鸣，追着行人和车辆，在川流不息的大路上灌满悠扬的不息的嘹亮的声响。这声音穿云裂石，响遏行云，每一棵树上的每一只蝉，声声不止，为来来往往的人群保驾护航，天地间只剩下它们热切的呼唤。

傍晚，沸腾了一天的太阳疲倦了，收束了光芒，红彤彤的脸庞，如同喝醉了酒，缓缓落到山的那边，渐渐消失了踪影，无边的黑暗遮盖了大地。热闹喧响、欢快律动的夜间音乐会在此时开场。蝈蝈首先亮起沉稳又清亮的中音部，“啾啾啾——”，为乐队打下扎实的背景音；纺织娘自带手鼓，敲着小鼓，哼着小曲儿；蟋蟀吹奏的是竖笛，偶尔曲调分明，偶尔音调连绵；螽斯披着碧绿的大衣，撮着小口呼着清扬的口哨。最为盛大的，当数由远而近、层层叠叠的蛙声。千万只蛙，在明朗皎洁的月光下，鼓起肚皮，万众一心地唱着同一首震撼人心的歌。

小暑，撩动了仲夏的琴弦。在这样美好的夜晚，聆听自成一番韵味天籁之声，做一个仲夏夜的好梦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3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